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林公案 第二十回 獲正犯解案銷差 吐真情同仇敵愾

且說林公為慎重河工起見，札飭歸德知府，嚴緝放火燒燬虞城料垛正犯。哪知時隔一月，不曾捉到，屢次札飭嚴催，歸德府惟有受了上面的嚴詞斥責，苦無出氣之處，只得將捕快頭兒彭升打得他兩腿皮開肉綻，寸步難移，報病退卯。差役們畏懼比追，都不敢注卯承充，無人踩緝放火正犯，錢寶琛太守只好上轅門謁見林公，把緝犯困難情形當面陳述一番，請示辦法！林公說道：「也是實在情形，惟總須督促加緊踩緝，免得懸案不決。」寶琛應命退出。等到彭升刑傷痊癒，仍著他無限期，不迫比，認真踩緝放火正犯。

彭升明知無從著手，惟有隨時留意。直到端陽，伙計捉獲一個初出道的小竊，名叫高升。捕快對於初出道的小賊，必定要私刑吊打，逼他供明做過多少案子，原贓銷售何處。當下彭升手持鐵尺，追問高升做過幾件案子。高升答稱：「俺本在商虞通判沈賜恩公館中當差的，今年正月底，被主人攆走，一時謀不著飯碗，不得已做此勾當，曾偷過東城某某等家衣服首飾，以外並無別起案子。」彭升勃然大怒道：「賊骨頭，不吃痛苦不肯直供的。」說時，手揮鐵尺，向他腿上猛力連擊幾下，痛得高升幾乎暈去，忙說道：「竊案實在共做得三起，只是俺因銜恨主人之故，曾於本年二月初二夜半將虞城土汛十六堡底廠存積，放火焚燒，叫主人賠補，以雪將俺攆走之恨。」彭升無意間聽了這一席話，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，不禁喜出望外。隨手拋棄鐵尺，向他問道：「沈賜恩為什麼要把你攆走呢？」高升答道：「是咱與他的愛妾有了曖昧，被他瞧在眼裡，大發雷霆，出手就打，打得咱頭青眼腫，就將咱攆出公館，因此恨他如刺骨，才去放火的。」彭升錄出口供，解送府衙，按律嚴辦，放火案方告結束。

林公即於是日接奉上諭補授江蘇巡撫。於是辦理移交，卸去河督任務，即日由山東起程赴蘇。不料山東協台張保仔偶閱宮門抄，得見林公已由河督調補江蘇巡撫，不覺夙仇新恨湧上心來，暗想：林某官運亨通，由翰林御史，外放杭嘉湖道，未滿十年，已為通屬文武的封疆大員。在他做御史的當兒，咱已為副將銜，本有升任固原鎮總兵希望，被他參了一本，耽誤功名，至今依舊是個副將，自省歷年來捕盜緝私，著有異常勞績，論功膺賞，理該升任總兵。今春特遣伍耀南攜金入都，饋送穆彰阿尚書，請他密保升任，旋接穆公復函，大意謂上次保舉，被林則徐所阻，現在皇上非常信任林某，只怕咱保了你，姓林的再來饒舌，說咱徇私濫保，連咱也要受處分，還是少安毋躁，靜待林某失勢時，擇優缺保你補授，自無阻障。保仔接閱復函，暗想：林則徐正得皇上寵眷，只見他不次擢升，哪得會失勢，惟有從速將他置死，才有出頭之日。但是兩次行刺，皆未成功，可見部下都是酒囊飯袋，不能勝此重任。此次只好背城借一，親自出馬，趁他交卸河督，赴蘇接任，自去要路行刺。況且山東道上，本是響馬出沒之區，將他乾倒之後，正可藉此推托，大不了受個辦事不力的處分，斷然想不到凶首是咱，咱就可指日高升了。打定主意，即傳鬧海蛟周豹、獨角龍李彪到密室中，向他倆說道：「你倆隨咱投誠以來，立下不少功勞，至今未得高升，這都是林則徐與咱作對，使咱不得升任總兵提督，連帶你們也困於下位。穆尚書的來函，你們也都瞧見，分明咱與姓林的勢不兩立，有他沒有咱，有咱沒有他，若不從速將他殺死，咱與你們永無出人頭地之望。故爾立下決心，趁他交卸赴蘇，咱與你們候在要路，中途將他劫到這裡，將他殺死，焚屍滅跡，弄得外面生死不明。咱們有穆尚書作靠山，請他加緊保咱升任遠難，想他和姓林的也是死對頭，必然不至嚴究的。但是上兩次你們徒勞無功，這次咱親自出馬，一定要把姓林的劫來，碎屍萬段，才消我心頭之恨，但終須你二人著實幫忙才好。」周、李二人唯唯答應。保仔又道：「自河督衙門起程赴蘇，第一站總在臨城歇夜，李彪你可攜帶應用傢伙，跟隨仇人到臨城驛館，如能將他擒來最好，若不能下手，你就趕到利國驛來報信，咱和周豹等候在利國驛太陽廟中，以日中為期。若然成功，把仇人背轉公館軟禁，不得有誤！」李彪應命，退到自己臥室中，收拾了雞鳴返魂香和防身武器，內穿夜行衣靠，外罩袍褂，走出衙門，取道向河督轅門而來。

張保仔和周豹亦然全身繫靠，外罩長袍，扮作客商模樣，隨身攜帶應用傢伙，由周豹到後槽帶出兩匹快馬，從後門而出，繞行小道，到了隱蔽之所，各自扳鞍上馬。周豹在前，喝聲馬來，舉鞭一揮，兩匹馬猶如逐電追風一般，取道向利國驛而來。

那利國驛在微山湖之西，韓莊之南，地屬蘇、魯交界，為往來孔道，市面不甚繁盛，尤其是驛館左右，更覺荒野，故爾保仔打算在這裡下手。當下馬上加鞭，趕到利國驛太陽廟門首，離鞍下馬，兩人手挽絲韁，帶馬入廟。住持道士瞧見他倆走進廟門，連忙降階相迎！周豹向他說道：「咱們是絲綢商客，因為有個同伴在後趕來，故擬在寶廟耽擱一宵，香金照奉，還望道長勿卻！」老道答道：「不嫌齷齪，盡可容榻。」說時吩咐香伙將兩匹馬帶入後邊喂料，一面向保仔稽首行禮。保仔一邊拱手還禮，一邊瞧老道年紀約摸五十左右，頭挽朝天髻，身穿黑綢道袍，黃鞋白襪，面色紫中帶黑，掃帚眉，銅鈴眼，鷹爪鼻，四方口，連鬚落腮胡，眉宇間帶著幾分殺氣，面貌似曾相識，一時想不出是誰。

老道引著他們倆到客室中，分賓主坐定，香伙獻茶。老道目不轉睛地把周豹的面貌打量了一回，含笑問道：「客官貴姓？」

可是姓周？」周豹隨口答道：「正是。」老道大笑道：「貧道眼力還不弱，不知二位可還認得貧道？」保仔接口道：「但覺面熟，只記不起道長姓名，還請明白見告！」老道答道：「咱便是管箬橫，向在黃河中弄船為業，乘便也做水面上的買賣，從前生涯，倒還不惡。自從林則徐補授河道總督，肅清黃河，將咱弟兄拿捉幾盡，咱只好改了道裝，到此充任住持，隱姓埋名，暫避鋒芒。」保仔聽說，方知他是管箬橫，也是被林則徐逼得走投無路，才做道士的，不覺大笑道：「怪不得似曾相識，原來是自家人。」接著把自己的姓名和來意，直說一遍，箬橫道：「咱與姓林的也有深仇，情願相助。」說罷便用酒飯懇款待，按下慢表。

且說林公辦過移交，先一日吩咐燕兒保護鄭氏夫人，由水路赴蘇，指派四名旗牌護送行李。林公素來不喜坐船，次日午刻僱坐驢車起行，由游擊李廷玉與四名旗牌隨身保護。那時王錫朋已經升任臨武參將，隨提督楊芳征苗去了。至恩爵等一班差官，也由林公保升實缺武職，陸續赴任，故隨身只剩李廷玉和四個旗牌護衛，一路由大道而行。廷玉當先開路，四旗牌跨馬護車前進。正行間，瞥見一人掠車而過，疾行如飛，一剎那已經去遠。廷玉在馬上看得分明，暗暗稱贊那人輕身功夫。看官們，你道那是誰？原來就是獨角龍李彪，奉了張保仔密令，特來暗探林公動靜。及見他坐驢車起行，就飛奔臨城驛館近處，找尋客寓安歇，專等林公到來，整備晝夜前去擄劫。哪知等到黃昏過後，走到驛館門前探望，車馬全無，方知撲了個空，好生納悶，卻也無法可施，只好回寓安歇。一覺醒來，已經紅日滿窗，下牀盥洗，付過宿費，匆匆上道，正遇林公坐車經過。

原來林公昨天午前啟行，趕到滕縣，日已西沉，就在那裡投寓歇夜，今日趕早站啟行。李彪一見如此，明知日間不能下手，勢非往告張保仔，再定辦法。靠著自己腳步迅速，可以先到，便飛也似地趕到利國驛太陽廟中，直入客堂，見過保仔，說明姓林的昨夜並未到驛館歇宿，白等了一夜，未能得手，清晨才從驛館前經過，如今在後邊來了，請示定奪。保仔便叫他留在廟中，待時而動。

要知林公會否被劫，且待下回分解。